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许明

# 难忘风中 那盏灯

□王剑波

天色远未黑尽，外公就已经忙碌起来。先是把散落在“道地”里的十几根甘蔗缚成一捆，余下的几根用砂镰刀（镰刀）割成尺许长的甘蔗段，然后搬出一个米箩，将砂镰刀和甘蔗段装到里边，并用一只长方形的木盘盖住米箩。

做完这些，外公转身到屋里拎出一盏风灯。这盏灯高约三十公分，立方体，四面玻璃，其中一面的玻璃可以抽动，里面放着一只装有洋油（煤油）的墨水瓶，一缕棉线做成的灯芯穿过瓶盖，用火柴点着后便闪烁着豆大的光亮。桑洲一带习惯称这种灯为手掣灯，简单、实用，常常用于走夜路时照明。

“走了！”随着一声吆喝，外公用扁担挑起甘蔗和米箩走出道地。挂在扁担一头的风灯，随着外公的脚步一摇一晃。我扛着一条凳子跟在后面，朝着后门垟走去。

后门垟是清溪边上的一块空地，约有两个篮球场大小。这里是小镇住民的晾晒之地，夏天竹簟上铺满刚刚脱粒的稻谷，金子般的颜色在阳光下呈现出丰收的景象；到了秋冬季节，新刨的番薯干、萝卜丝摊在竹籰上，风中透着带有甜味的清香。“市日”的时候，这里也是木材毛竹、柴薪白炭的交易场所，人们讨价还价，熙熙攘攘。

平日里的夜晚，后门垟空旷寂寥，但每到放电影的时候却嘈杂得很，两根竹杆撑起一块白布，就成了露天电影院。每次放电影，小镇的人们往往在下午三四点钟，就陆续用木凳竹椅抢占有利位置，有的来不及带上椅凳，就到溪边搬一

块鹅卵石占位子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镇少年中间，“夜里到后门垟去”成了看电影的代名词。

这是一个秋天的夜晚，我随着外公向后门垟走去。是1970年还是1971年，已经模糊不清。那时我应该是十三四岁，外公也就六十多岁吧。货担在他的肩上沉甸甸地两头下垂，但他的脚步稳健有力，只是因为风灯在摇动，他的身影便也在地上晃动，我的思绪也随着跳跃不定、四处飘散——

桑洲是一个群山围合的小镇，一条清溪贴着镇子流过，远离城市，也缺少资源。但因为是宁海、天台、三门的交界之地，加上清溪水运的便利，在久远的年代，这里街市兴旺、商业繁盛，一条不足千米的老街，聚集了几十家店铺商号。早年，外公也是生意上的一把好手，他将自己的门店起名为“杨万利”，经营一些蜡烛香火之类的杂货，在商贾林立的桑洲街上，虽然算不上突出，但也小有名气。

外公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。他喜欢唱越剧，年轻时曾经参加街上的业余戏剧演出，在其中扮演皇帝，后来“皇帝”就成了他的绰号，可见他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他的演技给大家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。但我从来没有听他唱过戏，倒是知道他肚子里有很多故事。儿时的记忆里，冬日雪夜，寒气逼人，小镇一片寂静，我们几个表兄弟就经常挤在一张床上睡觉，在温暖的被窝里听外公讲故事。到了夏天的傍晚，打扫干净的街沿洒上水，或摆上竹眠椅，或卸下“排门”当床板，街上满是纳凉的人。家家门前都点起了驱蚊的青蒿，外公就在呛人的青烟中，给大家讲“薛仁贵征东”“穆桂英挂帅”，有时也讲一些鬼怪传奇，听得我们这些小孩感到既刺激又害怕。外公还是象棋高手，在我记事以后，经常看到店堂柜台上摆着棋盘，外公和找上门来的棋友对弈，围观的人对着棋局指指点点、七嘴八舌，外公始终不言不语，稳如泰山，颇有大师风范。

这时候，所有私人商家都不复存在，外公当然也已经不再开店。但桑洲地少人多，光靠生产队的收入远远不够过日子，街上还是有人在偷偷地做一些小生意。虽然整天喊着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贩运售卖更是被视为“投机倒把”，属于被打击的行为，但百姓的日常生活除了供销社计划供应的那点物资之外，还需要集市贸易来补充。桑洲街的“市

日”还算兴旺，但交易的都是农家自产自销的白菜萝卜、柴草瓜果，于是外公在利用居家店堂销售草鞋、水果、番薯糖的同时，还远赴三门海游贩回水产干货出售。古历逢五逢十在“桑洲市”摆摊；逢三逢八的日子，就挑着货担翻过桑洲岭去赶“岔路市”。

外公的贩运经历惊险不断。一次从海游回桑洲，在夜色中翻越麻吞岭，下坡的时候载着货物的手拉车在重力的作用下速度越来越快，外公体力不支、抵挡不住，结果跌倒在地，幸亏路边的沙堆阻挡，人和车子才没有冲下山坡。更幸运的是，一辆汽车从后面超越，开了一段路之后，发现外公和他的手拉车一直没有下来，司机竟然停车回头寻找，发现了倒在路边的外公，于是用汽车将被砂石严重挫伤的外公送到医院。从这之后，外公不再长途贩运，只在周边集市摆摊；如果去岔路街赶市，有时也会叫我们几个孙辈轮流帮他他将货担送到桑洲岭顶。

——摩电机发出的隆隆响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和外公还未走到后门垟，远远地就看到场地上人影绰绰，放映机的灯光已经亮起，幕布上正在播放当时盛行的幻灯片。外公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，放下货担，将缚甘蔗的绳子往上一撻，抓住甘蔗的下端朝两边扳开，一捆甘蔗就稳稳地立在地上。然后取出米箩里的甘蔗段，整齐地排列在木盘上，再把风灯放在木盘的一角，一个货摊就摆好了。我将凳子放下后连忙远远地退到旁边，并左右张望，怕同学看见我帮外公做生意而被取笑。外公看到我的样子，就笑着说：“你去看电影吧。”

人们从镇子的各个地方和周边的村庄汇聚到后门垟，场地上的人越来越多，连幕布后面都站着人。每场电影必有的《新闻简报》已经开始，马上就要放故事片了，我连忙挤进人群。那晚的故事片是什么已记不清了，反正是老片子，不是《地道战》就是《地雷战》，或者是《小兵张嘎》《南征北战》，影片里的人物对话还没出口，观众中早就有人说出来了。

我从人群的缝隙往外张望，看到外公的甘蔗摊十分冷清，那盏风灯孤独地亮着，外公则抱着肩膀伫立在深秋的

冷风中。

因为是老电影，一些半大小子提不起兴趣，就开始在人群中挤撞推搡、打打闹闹。这种打闹就像石子扔进水里，激起了一圈圈荡漾的水波，站着看电影的人群也像水波一样开始晃动，荡到场地中央摆着凳子的地方碰到阻拦就往回摇晃，并且幅度越来越大，范围越来越广。一些胆小的大姑娘开始发出叫声和骂声，抱在手里或骑在大人肩头上的小孩，吓得尖声哭叫。个子矮小的我挤在人群中，就像一滴水在汪洋中随波逐流。渐渐地，我被挤压得透不过气来，开始意识到危险，就拼尽力气挣扎着往外挤去。等我好不容易挤出人群，一只布鞋已不知掉在什么地方。

我正在低头找鞋的时候，听到了外公焦急的声音，他在一声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。我连忙转过身，看到了外公举着风灯踮脚张望的身影，一下子就感到了安全，想到刚才被挤压在人群中的无助，不知不觉就湿了眼眶……

许多年以后，我从居住的城市回到小镇。清溪两岸已是一路新房，想去寻找后门垟的位置，竟然不知准确所在。我问外公：“现在还有露天电影吗？”他说镇里有了电影院，哪里还会放露天电影。那盏风灯也被闲置一旁，因为小镇早就通电，夜里出门已经有路灯照明。但外公还是闲不下来，直到八十六岁仍然坚持摆摊，甚至早上四五点钟就起身，搭乘“小三卡”翻山越岭去岔路街赶市，哪怕在街角坐上半天没有一笔交易，仍舍不得放弃他的生意。

外公在八十九岁那年离我们远去。他的人生就像一盏风灯，在时代的风和生活的雨中，竭其所能发出光亮，直至心血耗尽，油枯灯熄。

现在，老宅已成废墟，留着外公生活痕迹的桌椅板凳和店堂里的柜台“排门”，早已不知所踪，往事也被岁月的断砖碎瓦所掩埋。但只要站在家乡的土地上，我总觉得外公仍然在身旁。依稀间又回到了那个秋天的晚上，他在前面挑着货担，我扛着凳子跟在后面，一盏风灯闪烁着微弱却又温暖的光……